

武威文庙印象

□ 马希良

武威城东的银杏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文昌宫的琉璃瓦在暮色中泛着微光。我踩着有近七百年历史的块块青砖，穿过饱经风霜的棂星门斑驳的暗影，忽然听见檐角铁马叮咚叮咚作响……

二

状元桥上散落的积雪，怎么费力也难以掩盖桥面深深的历史年轮碾压的车辙。弘治年间的《凉州卫儒学记》碑兀立在西北御骨而凌厉的寒风中，字迹虽已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建学立师，所以育人才、厚风俗”的凿痕。那些凿进青石的诺诺誓言，原本就是凉州人对峙风沙的凛然姿态。

大成殿前的古柏虬枝盘结，糙糙的树皮龟裂得犹如千载鸿儒沟壑纵横的掌纹。树荫下散落的光斑随风摇曳仿佛鼠标点击着大地屏幕上大大小小的石刻。细辨发现明朝万历年间重修学宫的捐资名录，竟见奔波在内地与草

原之间的皮货商、行走在“大漠沙如雪”的“驼把式”名列其间。这些丝路客商将丝绸之路上含辛茹苦淘得的碎银，一股脑儿地换成笔墨纸砚捐赠序，凉州人的格局或可一见。

缓步徐行，驻足尊经阁的飞檐下极目西眺，但见祁连山的皑皑雪线正在云层间浮动。据嘉靖七年编纂的《凉州志》记载，文庙藏书曾高达三万卷。晨钟暮鼓时分，总有一茬又一茬的生员捧着《十三经注疏》坐在阅前石阶上潜心研学。他们凝神细辨那一张张泛黄的书页，在方寸书页间，探究着隐藏其中更辽阔、更深远的世界。

清代乾隆年间训导李元春曾在日记中如是记载：“每值朔望，启圣祠前聚耆老讲乡约，贩夫走卒皆屏息。”循着文字的脉络，仿佛看到——那些因劳作而粗糙的手正在小心地翻阅《朱子家礼》，“黄沙百战穿金甲”的戍边将

士休憩之际卸下铠甲专注地聆听《孝经》，风餐露宿赶山转场的河西牧人把《千字文》牢牢地裹在干粮袋里……这是怎样的一幅文明图景？又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奇观？

在明伦堂的藻井下，我偶见几位临摹壁画的少年。他们或许不知，几百年前的某个春日午后，杨一清曾在此讲授《春秋》，执起戒尺教蒙童习字，边塞的狼烟与笔墨的氤氲交织成了最动人的和弦。此刻忽然懂得书籍中的“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的深层意蕴，在这里鲜活动着。

三

崇圣祠的屋脊上蹲着五只脊兽，它们的影子随日缓缓爬过月台。晨光中踏风练书法的矍铄老人回忆，儿时塾师总指着这些陶兽教授《礼记》“见屋上蹲兽，当思忠孝节义”的“器以载道”之训。而今都市父母多携儿带女细数脊兽，将厚重的礼乐勋章于不经意间化作

飞檐上的美学游戏，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文明的传承？

暮色四合时，文昌阁的灯依次闪亮。着曲裾吟诵《论语》的女子、支着画板构图写生的美术生、立志探究藻井结构的专业研究者……此时这些年轻身影与古老文庙的苍劲轮廓辉映重叠。突然，无人机的嗡嗡声划破岑寂，不小心惊飞了檐角归巢栖居的一窝窝家燕。

当棂星门的铁锁落下“咔嚓”声，月光在微风陪伴下又开始轻柔拂拭碑林里那些石刻上不朽的名字。恍然间，那些捐资助学的商贾、风雪夜读的戍卒、拓碑传经的僧侣，仿佛都在月光中苏醒了……我触摸文庙砖缝里蔓生出来的略带苍色的青苔——哪里是寻常青苔，分明是凉州人用光阴、信仰、坚守，一招一式精心研磨、攒集、晕开的浓浓墨香。祁连山雪水终将化作奔流归入大海，而矗立在祁连山下的这座文庙，恰似文明长河的一注源头活水，汨汨不息、澄明晶莹。



百花

第 3318 期

春 涌

〔油画〕

常 燕 作

斜 燕 低 飞

□ 吴 春

了跳跃的五线谱。老屋檐角垂落的雨珠，“叮咚”“叮咚”应和着生命的初啼。

乳燕慢慢长大后，开始练习飞翔的本领，院里的晾衣绳成了它们的平衡木。乳燕站在绳上试探着扇动稚嫩的翅膀，有时一个趔趄，险些跌落，但总在最后一刻稳住身体。渐渐地，它们能飞到院角的沙枣树梢，又过了些时日，竟能掠过邻家的屋脊。每当夕阳西下，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在暮色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把成长的轨迹写进晚霞。

那年春天，我家在原址上重新建起一方院落。正房前那道新添的檐廊，从青灰屋檐斜斜延伸，仿佛为老宅子续上了一段温厚的眉梢。檐下，四根白杨柱破土而立，稳稳支撑着两道弯月般的横梁。横梁上牢牢固定着十二根带有天然弧度的椽子，每一根都是父亲精心挑选，并用

有一次见到桑葚，是在菜市场，这种紫黑色、长圆形的果子，与三五筐红彤彤、圆溜溜的樱桃为邻。巴金先生在散文《春蚕》中写道：“我们家门口有几株桑树。”先生的母亲正是用这几株桑树的叶子做食物，辛苦养蚕供儿女读书。阅读经典，为先生对母亲的无限爱意和怀念之情感动。

在兰州皋兰山脚下的一个院内，我见到了一株桑树！这株桑树有碗口粗，大概6米高，树龄已逾30年。树干出地面半米后分成了4支枝干，其中两支相互交错，向着蓝天向上伸展开来。夏日里，站在院门口往里望，整棵桑树像一把斜着打开的大伞，矗立在小院内。

多数时间，这棵桑树是安静的。偶尔，也有三五只麻雀或画眉结伴而至。它们站在高高的枝条上，一会儿耐心觅食，等待飞虫的出现；一会儿又叽叽喳喳地喊叫，仿佛在呼唤远处的同伴过来追逐、嬉戏、欢唱……好动的小鸟，给桑树带来了灵动。

初春时节，桃花开后不久，桑树的枝丫上就会吐出一个个细细的嫩芽儿。很快，这些嫩芽就舒展成了长长的叶茎。待微风吹过，叶茎四周已满是毛茸茸、淡绿色的桑葚花了。结成串的桑葚花虽小，但真的多。就一枝叶茎仔细数数，那一串小花儿少得也有几十朵。

从清明到立夏，这些如小精灵一般的花朵儿开始慢慢脱落，变成了一个带着小刺的小果子。它们相互支撑，漫姿更替，从淡青转白再到粉红，又陆续地变成紫黑。至端午，一串串沉甸甸的桑果便压

送自己一束花

□ 又 夏

买花，更多的是因为心情，只是路过，临时起意。只此一眼，便胜却人间无数。

喜欢茉莉，是因为它的谐音，茉莉——莫离。茉莉花的花语，清新、纯洁、忠贞、质朴、迷人等。

桔梗花梗也好看，特别是白色和绿色。花枝笔直，开始不懂，一片叶子都不舍得剪掉，确切地说是懒得摆弄。后来，每次买花的时候看着店主熟悉的操作，原来叶子都要尽可能撸掉，枝干也会剪得短一些，不让他过分露怯。每当那时，我就会说留一点儿吧，让它们尽量保有自然原有的样子。

绣球，花如其名，圆滚滚的，颜色多样，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无尽夏。第一次是在花市看到的，被可爱的形态和魔幻般的花色所吸引，便顺手买了一盆水培绣球呵护。后来买单枝绣球花，再配上其他花束。即便凋谢时，花瓣、花托仍固执地攀在花枝上，哪怕枝干枯成了白色、粉色、蓝色……

为什么买花？花都会凋谢，之前一直不懂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买花。后来，当自己收到鲜花时才体

会到，鲜花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人收到花的时候，更会感觉到自己正被安稳地爱着。

路过花店，尤其是花市，看到一排排花坊，一家家花店，连走路脚步都会轻盈许多。买一束心仪的花，整个人仿佛瞬间把春天捧在手中。也尝试过网上买花，但我鲜少再下单，因为我很在乎买花的过程。买花的过程，是独享快乐。花是浪漫的代名词，浪漫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而买花是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就像茂盛的生命中，即便无法承载太多暗淡的事情，也要让自己多积攒些美好的遇见。

买花，已经不只属于仪式感。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花，一束花可能带你看到不一样的四季。环抱着花束回家，左手环抱着花束，右手提溜着蔬菜，感受到了“云里写诗，泥里生活”的情调。

纪念日、平淡的日子、热爱生活的日子、忙碌奔波的日子……每个人都是需要花的，它是一种期待、一种对美好的心之所向。

今天，送自己一束花吧！如花在野，温柔热烈。

会呼吸的山梁

□ 汪呼林

眼前这山，此时虽已被足足有半米深的积雪覆盖，除了几棵野白杨和长得不算太高的杏树，再难觅半分生机，却丝毫没有颓败之态，取而代之的是蓬勃的朝气和无尽的暖意。你听，这山梁好像真的会呼吸，那绵长的吐纳与土地的脉搏共振。

站在这里，总觉得自己是在母亲的怀抱里，任它山风凌厉或和煦拂过，而灵魂似一本被岁月摩挲的书籍，风翻动书页簌簌声中，那一缕墨香，深深沁入黄土的褶皱里。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这山的呼吸声仿佛变得急促起来。看那一块块黄土地，像作业本上的方格一样，表面看似平淡，但仔细看，那黄的是一垄垄旱地麦茬，白的则是山坡上的野百合或是盛开的洋芋花之类的。

清晨，山梁在晨雾中苏醒。当山岚漫过梯田时，总把村庄装扮得诗意盎然。扎根大地深处，每一道山梁都凝固着永恒的记忆，那些深浅不一的皱纹里，蓄满了坚毅和倔强。关于修梯田，我记得父亲曾讲过，每当大地回春之际，山梁还浮着霜花的时候，村人们便前往远处的

山梁上修梯田。多年以后，即便我努力去寻找这些记忆，但当时劳动的具体场景已逐渐远去，我能做的，就是用心去感受父辈们对这座山梁的深情。

时节如流，人会渐渐老去，可眼前这山梁依旧挺着脊梁岿然不动。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怎么也找不到尽头，像极了生命的曲线，有起有伏，始终保持着锋芒。

我眼前的这山梁，其实是另一种形态的大江大河，哪怕没有名山大川的奇特，也无文人巨士的赞美，却成了我一生的怀念。

山里人——我的父辈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眼前这山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倘若没有了这光景，对他们来说那才叫不习惯呢！在这山乡，除了老屋，离我最近的就是眼前这山了。每次只要踏上这山梁，我仿佛就感触到了脚下泥土的温度，踏实而温暖。

唯有伫立于这苍茫的山梁上，才能看清父辈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背影，还有他们用汗水浇灌的希冀，仿佛都已在这起伏的沟壑间生了根。

把北方读给你听

□ 铁 翎

让我把北方的雪山读给你听
那是爷爷积年不化的白头发
混合汗渍、盐碱、硬的骨头
在风霜和岁月的双重锻打下
凝结成冰晶的发丝，从喜马拉雅之巅
一直铺展到横断山麓，再炽烈的阳光
也无法使之融化

让我把北方的秦岭读给你听
那是父亲庞大的身躯
自西而东，横亘成坚实的屏障
遮挡风沙、流尘、冰雹与闪电
再把黄河长江分隔开来
然后，长茂盛的草和茁壮的树木

让我把北方的黄河读给你听
黄土的黄。那是母亲凝霜的皱纹
和黏稠的乳汁，裹挟着
雪水和泥沙，呼啸而下
一部分流入大海，一部分
沉积成广袤肥沃的平原
种植稻麦玉米和酿酒的高粱

让我把北方的草原读给你听
那是姐姐出嫁时的纱巾
遗落在呼伦贝尔的脖颈上
历经秋冬的凋零和枯竭之后
被春风吹拂，被春雨滋润
然后再次发芽，并一点一点绿起来

诗里的故乡

□ 王洁丽

溪水从碾头山流下
流过村庄和大坝
我的父辈们，用最通俗的话
叫它们大河和泉河
河的两边
生长着大豆、小麦
当归和黄芪
它们一茬一茬地熟
那水，就一茬一茬地香
我的很多乡亲
耕耘着大山，从未离开
他们不懂诗和远方
却成了无数游子诗里的故乡

祁连山下的回声

□ 牛爱红

风行走人间，草木亦是
当雪山吐出洁白
一条河流打开另一条河流
遗落人间的鳞片，暗痕
隐匿在白雪之下
一截甘草，一寸黄芪，更多的植物
静立于我们头顶
拆解，封存，一粒挂果花蕊
在秋天到来之前
风和风的回声，似曾相识
祁连山下，众人盈握山风
让三月的早春
从内心生长